乃問賈詡曰
孤欲立後嗣當立誰
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
近侍皆言丕之德
丕使人買告
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
左右皆感傷
惟曹丕但辭父只是流涕而拜
操甚喜之

取果木珍奇之物 使人異地

差人往各處

魏王宮成 冬十月

曹丕爲王世子

操大笑就立五官中郎將

翊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正有所思故不能卽答耳

賈翊至操問其故翊曰

操曰有何所思

疲困歇于山脚下
星夜送往鄴郡　脚夫正挑擔而行衆人
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
那時吳侯正尊讓魏王便令人
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要往温州取柑子
柑子
且說一行人到吳地
往福建荔枝龍眼温州取

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

道士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

但是道士挑過的擔兒都輕了衆人皆疑

各挑五里

你等挑擔生受　貧道都替你挑一肩每擔

青懽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

見一道士耐一目跛一足白藤冠

操未肯信

門吏忽報

問取柑人其官以左慈之言對之

但只空殼內並無肉

操大驚怪

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

取柑人至鄴郡

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

道號烏角先生

如你到鄴郡

但操自剖者皆空設

皆有肉　其味甚甜

慈笑曰　豈有此事取柑剖之

操叱之曰　汝以何妖術攝我隹果

取柑人曰正是途中所見之人

求見王上　操召入　操大驚

有一道士　自稱左慈

忽有天雷震碎石壁
呼我之名
學道三十年
及視不見如此者數餘日
忽聞石壁中有聲
貧道於西川嘉陵峨眉山中
操問曰 汝有何術以至于此慈曰
操令取之飲酒五斗不醉
肉食全羊不飽
賜左慈坐而問之
慈索酒肉

能雲遊四海

能穿山透石

飛升大虛

天道能騰雲跨風

地道

人道

之類也

謂能變化无

下卷名人道

天地人

地變

天道者天變

者始也 上卷名天道

變也 甲

中卷名地道

人道者人變

地道者

得天書三卷

名曰遁甲

者

遁

保全身矣

益州劉玄德乃漢室之胄　何不讓此位與之可

奈朝廷未得其人耳

慈曰

當傳三卷天書與汝

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退

跟貧道往峨眉山中修行

王上位極人臣何不退步

飛劍擲刀取人首級

藏形變身

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
並無痕傷
令人看守
操取大枷
令十數獄卒拷之但見皮肉粉碎
左慈鼾鼾熟睡全無痛楚
慈大笑不止
操大怒曰
此正是劉備之細作
喝左右拏下
飛劍取汝之頭也

正行酒間

六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

日食十羊亦能盡

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

操取出問之

去人回報曹操無可奈何

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

連監禁七日並不與食及看時

以袍袖一拂
龍旗自開
有何難哉
取墨筆於粉墻上畫一條
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
內中欠少何物　貧道願取之
大宴羣臣
四方異物極多
左慈曰　大王今日水陸俱備
立于筵前　衆官驚怪

頃刻發出牡丹一枝
令取大花盆放雙花
吾只要牡丹花
慈曰易哉
大王要甚好花
隨意所欲操曰
慈曰即日天寒草木枯死
操不信此之曰
汝先藏於袖中耳
左慈于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

放在殿上
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
慈持竿頃刻釣數十尾大鱸魚
教取釣竿來於堂下
忽有一尾跳入池水
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
慈曰易耳
鱸魚做之尤美
庖官進魚鱠
慈曰此鱠得松江
邀慈同坐而食
衆官大驚

慈於袖中簇簇然須臾
令人取金盆一箇
慈曰易耳
操曰汝可取之否
須紫芽薑方可
操曰鱠松鱸魚
慈曰此可辨也
衆官視之果是四腮也
只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
慈曰大王何相欺也
天下鱸魚

壽有千年

滿斟佳釀進操曰

有殺左慈之意

一字不差

操大疑以目視之

孟德新書

忽盆內書一本題曰

得紫芽薑滿金盆進上操前

操以手取之

人報他出宮門而去

操問左右

衆官仰面視之

化成一白鶴遠殿而飛

左慈不知所往

操令許褚

操叱之慈擲盃於空中

一盡先飲一半如水相似勸操飲之

慈遂拔冠上玉簪於盃中

即不見

豬取箭射之

見一羣羊

豬將羊盡行殺之

慈立於羊羣內

慈走入羣羊之內

趕到山中

豬飛馬追之不上

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

豬即上馬趕至城門望見左慈

引鐵甲兵五百人追趕

主人不敢隱告於曹操

操畫影圖形

小童歸告主人

左慈拂袖而去

將羣羊百餘隻盡趕活

過

忽然躍起

都趕了左慈

小童

喚小童曰

汝可將羊頭上作人言

忽見人頭在地上作人言

同去時有牧羊小童守羊而哭

引甲兵百餘圍住

押送城南教場

操令衆將將猪羊血潑之

有三四百箇鬨動街市

曰藤冠青幘衣穿履鞾先生都一般模樣者

城裏城外所捉耶一目跛一足

各處捉拏左慈

三日之內

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
忽狂風大作
玉鼠隨金虎
走石揚沙
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
妖雄一旦休
招白鶴一隻騎舉雲內拍手大笑曰
到半天聚成一處化作左慈
盡皆斬之
八人各起一道青氣

忽太史丞許芝

曹操心疑左慈因而成疾服藥無愈

曹操試神卜管輅

操驚于地

風定盡皆不見

羣下扶操回宮

自許昌來見操

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文官武將

掩面驚倒

各不相顧

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而好酒疎狂人也
字公明平原人也自幼八九歲
容貌麤醜無威儀
汝當詳說其才
芝曰管輅
操曰頗聞其名未知何爲神卜
芝曰主上曾聞神卜管輅否
操令芝卜易

肉眼通神相
其父曾爲甄邯郎
仰觀風角占會
及長深明周易
指點而觀之
共戲土壤中輒畫地爲天文分布日月星辰
尚自知時
何況爲人在世乎
常云家雞野鶩
與隣里小兒
夜不宵寐父母不能禁止

欲相見恐失精神

府君名士加雄貴之姿輅年少膽氣未堅

皆能言之士

召輅相見

輅問子春

時有坐客百餘人

先請美酒

聞其善

學中四方人皆不及

管輅年十五歲於學中讀史曰記數千言

陳泰漢之事

本學問微淺未能引聖人之道

輅曰輅始讀書論易

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

輅問子春

遂與酒三升飲畢

三升飲而後言太守喜之

皆得癢疾　請蔔卜之

客大奇之　後有利潛居民郭恩兄弟一

於是天下號爲神童

皆被管輅難倒對答有餘

此事最難子以爲易耳座上賓客

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曰

果有此事於是留管轄在家數日
郭恩三人涕泣伏罪答曰
以致君兄弟故有此報
壓破其頭
孤魂痛苦自訴于天
推落井中啧啧有聲推一大石
昔饑荒之年必遭謀數升米之利
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

郭恩令家僮射雞爲食
與郭恩兄弟共飲甚懽
是日果有娠丈携酒肉至
共飲笑中當有小驚
濁酒一瓶
當有一年老親人從東方携猪肉一肩
忽一日有鳩飛来梁上其鳴如哭

一男持弓箭
頭在壁內
一男持弓箭
輅曰此堂西頭有二死屍
舉家常驚恐請輅卜之
因信都令妻常患頭風
其子心痛
知輅神卜乃取佳其家
左手流血如此之險安平太守王基
隔籬悞傷鄰家女子

及箭木皆朽爛但有角與鐵箭頭半啣于棺中遂徙骸骨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於是掘之入地七尺

晝則浮遊夜則復來故使病人驚恐也

主刺胃腹故心中懸痛不能飲食也

故頭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

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

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二句合氣須纏成

令輅卜之卦成蜂窠蜘蛛置於三盒之中暗取卵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

有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去城外十里堰之家中無恙

利在昏夜　此蜘蛛也

ᠰᠡᠷᠢᠶᠡᠨ ᠤ ᠴᠠᠭ ᠳᠤ ᠠ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ᠲᠠᠢ ᠪᠠᠢᠨ᠎ᠠ

尋往求食

ᠡᠷᠡᠭᠡᠳᠦᠯ ᠬᠠᠢᠵᠤ ᠠᠪᠤᠬᠤ

敲觸長足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ᠤᠷᠤᠨ ᠢ ᠵᠠᠯᠭᠠᠵᠤ

得秋乃化此蜂窠也

ᠨᠢᠭᠡᠨᠳᠡ ᠪᠤᠯ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ᠤᠷᠤᠨ ᠢ ᠵᠠᠯᠭᠠᠵᠤ ᠪᠠᠢᠨ᠎ᠠ

其三曰

ᠭᠤᠷᠪᠠᠳᠤᠭᠠᠷ ᠬᠡᠰᠡᠭ ᠨᠢ

滿座驚骸

ᠪᠦᠬᠦ ᠭᠡᠷ ᠲᠡᠨᠳᠡ ᠪᠠᠢᠵᠤ ᠠᠮᠠᠷᠠᠭᠰᠠᠨ ᠤ ᠬᠠᠮᠤᠭ ᠢ

其二曰家室倒懸

ᠬᠤᠶᠠᠷᠳᠤᠭᠠᠷ ᠬᠡᠰᠡᠭ ᠨᠢ

門戶衆多藏精育毒

羽翼舒張

ᠳᠡᠭᠡᠭᠦᠷ ᠢ ᠶᠡᠬᠡᠰᠬᠡᠵᠤ

此燕卵也

雄雌以形

依乎宇堂

劉邠遂

問其婦曰何以知之

皮肉猶存婦告本郡平原太守

其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

輅卜之曰

後鄉中鄰婦失牛

鳴不失晨

此山鷄毛也

錦體朱衣

羽翼玄黃

此印囊也

其二曰

五色成文

巖巖有鳥

舍寶守信出則有章

内方外圓

輅先卜其一曰

藏於盒中令輅卜之

請輅試之取印信囊及山鷄毛

有死氣
名顔年十九歳矣
曰　高姓年紀幾何

三日内必死
可惜無壽

輅曰汝眉間

答曰姓趙

管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之

一日出城閒行見一少年於田中
劉別大驚遂待之爲上賓

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之中
望乞垂救哀痛至切
安可禳之
父告曰止有此子
請跡救之
父聞之趕上管轄哭拜於地曰
趙顏同急告於父

老人留韓在家
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
汝可即將酒盤及鹿脯而往勸之待酒食畢汝可哭告其事
其貌甚美
一人向北坐者穿紅衣
其貌甚惡
一人向南坐者穿白袍
大樹之下盤石上奕棋

开於地而求壽

飲酒已盡趙顔哭

二人貪着棋不覺

着棋全然不顧

趙顔跪進酒脯

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

次日趙顔携酒脯帶盃盤

必有大罪

回見管轄教再休泄漏天機

吾今于十字上添一九字　汝可壽活九十九

簿籍視之日　汝今年十九歲

必須憐之　穿白袍者身邊取出

此必管子之言也　吾二人已受其私

二人大驚　穿紅袍者曰

散而爲九　北斗注死
北斗九星　合而爲一也
穿白者北斗　何其一也
幹曰　顏原曰吾聞
幹曰　穿紅者南斗也

趙顏同問管輅

香風過處化作二白鶴沖天而去
穿紅者出筆添註

往平原召輅
軺至叅拜故
操大喜卽差人
主上欲知休咎何不召之
此人見在平原
再不與人卜矣
管輅自此恐泄天機
父子拜謝
南斗注生
今已添之

獅子宮中以安神位

又卜算數

定軍之南傷折一股

格曰

縱橫黃猪遇虎

格曰三八

操令卜天下之事

此勾術耳何必為憂

操病遂安

格答曰

參星若虎
火出則雲應
虎嘯則谷風生　所以爲火星者龍
龍動則景雲起
操一日與郗鸞論雲從龍風從虎之意操曰
不可預知　後有應驗方悟也
郗曰茫茫天數
採問其詳
王道鼎新
子孫極貴

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
寒霜之風
若以參星爲虎
非東風之名
是以龍者
則谷風更爲
機謬則榮辱之主
理失則機謬
當先審其本
然後求其理
非龍虎之所致也
輅答曰言夫論難
參出則風到
此乃陰陽之感化

有徵應以相感也
不見其神
若磁石而取鐵
而金自來
故能運風
二氣相感
而居于陽
依木長嘯
夫虎者陰精
二物相扶
和氣感神

三國志

乃上引太陽之火
王上豈不見陰陽
遂在掌握之中
而馳東風
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興雲
形
在淵
招雲招風
虎有文明之變
何足爲疑
操問曰夫龍之在
不過一井之底
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

不敢受也

操罔其故咎也

命薄相窮

操大喜

志不相得

自然之道無有遠近也

則知二女同居

苟精氣相感

懸象應乎二燧

下引太陰之水

噓吸之間烟景以集

ᠪᠣᠯᠪᠠᠰᠤ ᠪᠣᠯᠪᠠᠰᠤ

ᠲᠠᠭᠤᠯᠠ ᠶᠡᠬᠡ ᠪᠠᠶᠢᠷᠢ ᠲᠠᠭᠤᠯᠠ ᠶᠡᠬᠡ ᠪᠠᠶᠢᠷᠢ

探知消息
忽合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
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
西蜀有兵犯界
操不信
東吳主亡一大將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
操問休咎
肯不肯盡言
格設卦云

操見輅言累驗故不敢輕動
王上未可妄動
令管輅十之
輅曰
來春許都必有火災
却說曹操大怒欲興兵討蜀
耿紀韋晃計曹操
來取死口開
飛報至劉玄德遣張飛馬超
兵屯下辨

恐不堪任事太祖王必是須披荊棘
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慢
總督御林軍馬
主簿
魏王又降王旨教長史王必
又差夏侯惇領甲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
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
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

與司直韋晃甚好

後遷侍中少府

舊爲丞相府掾

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

屯營於東華門外

時有一人

孤心甚相託也遂委王必自領御林軍馬

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

歷艱難時相隨之人也忠而且

姓金名洋 字德偉

豈可同惡相濟

韋晃曰吾有箇心腹人

篡逆有心多時

吾等爲漢臣

在私宅中共飲

耿紀起身密議曰曹操

春正月耿紀與韋晃

心常不平

時遇建安二十三年

見曹操僭至魏王出入用天子車服

其意專欲助漢
我等往說之於是二人
韋晃曰與必雖厚
他既與王必厚交
若得同謀大事濟矣
更兼此人與王必甚厚
素有討操之心
乃漢相今日礪之後　常見曹操入內喟然長嘆

見從者看茶來將茶敬于地上
望不相棄曲賜提携　感德非淺也　禕拂袖而起
紹漢天下　公必高遷
晁曰　吾聞魏王早晚
吾二人特來告求　禕曰所求何事
德偉與王長史甚厚
晁曰　同往金禕宅來金禕接入後堂坐定

故盡情告之

耿紀韋果有忠義之心

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爲耳

吾有何面目與汝爲友

韋晃曰

今不思報本

皆欲輔造反之人

禕曰吾與汝厚爲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

晃曰

德禕故人何簿情也

扶助燦興結劉皇叔爲刘操
吾欲裏應外合去殺王必方奪兵權
未有扶危之計
紀晃曰
有何高見
安能從賊
汝要扶漢
韋曰吾累世漢朝臣宰
見曰吾二人實爲漢朝來求足下故反說也

文然吉穆字思然　昔日爲董承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ᠭᠡᠵᠦ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ᠭᠡᠵᠦ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長曰吉邏　次曰吉穆　遷
ᠤᠷᠳᠤ ᠶᠡᠬᠡ ᠪᠣᠯᠵᠤ ᠤᠷᠳᠤ ᠶᠡᠬᠡ ᠪᠣᠯᠵᠤ ᠤᠷᠳᠤ ᠶᠡᠬᠡ ᠪᠣᠯᠵᠤ ᠤᠷᠳᠤ ᠶᠡᠬᠡ ᠪᠣᠯᠵᠤ

紀晃問是何人　禕曰太醫吉平之子
ᠭᠡᠵᠦ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吾欲用之爲羽翼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乃吾心腹之人　與操賊大讐見居城外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頓首拜謝　禕曰又有兄弟二人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操賊可滅矣　二人聞之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ᠨᠠᠢ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ᠵᠠᠭᠰᠠᠨ ᠪᠣᠯᠵᠤ

正月十五日夜間 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
誓殺國賊 五人同謀金德禕曰
流淚怨氣冲天 吉邏吉穆二人至言及其事
大喜遂要相見 禕密喚二人感憤
二子寓於遠鄉 今見在此紀晃
衣帶詔事 曾殺其父

叫百姓誅殺國賊
汝弟兄於城外殺入放火爲號各各揚聲
以安黎庶吉邈吉穆曰
請天子登五鳳樓以召百官
韋與太萬民

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逕跟我入內
王必營前
只看營中火起
耿少府
到

而行

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爲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
初更而至　勿似董承自取其禍

取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
殺投鄴郡擒操　賞詔

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
以扶漢室　截住城內救軍

去告報各處盡教放燈火
以顯天下太平氣象必允其言
魏王威震天下
金稗　來見王必言　方今海宇稍安
不可不放燈火
亦聚三百人只推圍獵排撋已定却說
預備器械吉邏兄弟
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

紀不知是王必只顧引弓箭而射之一箭中必肩幾乎墜馬
出南門遂出西門而走背後

正遇耶紀急上馬

兩處火起營中大亂

忽聞營中吶喊人報必慌走出帳

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

逆投曹休家報知金禕韋紀等同謀反
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
都去了只有婦人禕妻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厮殺了麼
家中人聽得敲門只道金禕歸男子已
金禕使人於營中放火却隨後助戰
步行至金禕門首慌叩其門那時
有軍趕來
王必無路棄馬

巡警離城五里屯札思俊
以扶漢室
城中是夜但聞人叫殺盡曹賊
原来夏侯惇三萬軍
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
五鳳樓帝避于深宮
城内四下火起燒着
休自披掛飛身上馬引千百人

背後活捉了手下百餘人皆盡殺之
出城門
二吉皆被殺死
耿紀韋晃奪路殺
無人相助
戰到天明
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
望見城中火起領大軍
前來圍住許都

劍子以刀撥曰
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鬼以擊賊
耿紀厲聲大罵曰曹阿瞞
夏侯惇押耿紀韋兒至於通衢
百官盡赴鄴都
就教
操教腰斬于市
飛報曹
操
入城救滅遺火盡收各人老小

白旗於右乃降王旨曰
昨夜耿紀
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
將百官起赴鄴郡
箭瘡發而死
老卜宗族皆斬于市王必
皆碎而死
夏侯惇將五家
流血尚曰吾被羣兒誤矣大罵不絕而死
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

立白旗之下者
多奔紅旗之下
救火者必無罪
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之下衆官自思
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之下
亦有出救火者
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

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
三停內有一停

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遂定侯爵
操命鍾繇爲相國
華歆爲御史大夫
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
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死者三百餘員
殺害吾宗族
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爲助賊
衆官各言無罪操曰

令吳蘭爲先鋒
直抵下辨
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自進兵
那時馬超至下辨
却說曹洪自到漢中
賂不受
力悟管賂火災之
環組綬
關內侯銀印龜經墨綬
大
關中侯金印紫綬
夫銅印

搦戰
洪自提刀躍馬而出與任蘼交鋒
何顏見子孟起乎
於是驟馬挺鎗來與
今賊兵犯界若不先挫其銳氣
吳蘭欲退手下牙將任蘼曰
領軍哨出正遇曹洪軍
曹洪至下辨將近先鋒吳蘭
令雷銅爲先鋒兩邊皆未動兵

一面申報再教進兵

退曹洪不

馬超曰可監守隘口勿與交鋒

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

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以致敗也

吳蘭大敗回見馬超

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

豈可以卜術惑其心哉
吾疑此言故退　張郃大笑曰將軍相持半生
當于此地折一員大將
恐有別謀　在鄴都聞神卜管輅有言
洪曰吾見馬超不出　既已斬將如何退兵
張郃來見曹洪問曰

洪曰倘有疎失若何
邰曰
此去必擒
張邰曰衆皆怕張飛
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
洪曰巴西
若得巴西蜀郡易耳
邰曰
吾視爲小兒耳
邰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

却說張飛在巴西關中
守寨張郃進兵前行
一名蕩石寨
一名磨渠寨
一名蒙頭寨
三寨軍各分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軍
張郃所屯兵二萬分爲三寨各傍山險
瓦口關張飛戰張郃
勸了文狀
甘當軍

離閬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

可擒張郃矣

與雷同　飛自兵一萬

將軍引兵出戰

我出奇兵可

同日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

飛喚雷同商議

守城軍急來說張郃兵來

邰兵大敗

前面雷同殺出

邰知便退

相交戰到二十餘合

邰挺鎗縱馬而出

兩軍擺開

張飛雷同連夜追襲

兩下夾攻

張飛背後掩殺

原來望見背後山中有蜀兵旗旛

邰後軍大亂

張飛出馬單搦張邰

邰只不出

並不下山

邰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

次日引兵搦戰

張飛令軍士大罵

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砲石堅守不戰

直趕到碭渠山

邰仍舊分兵

飛兵還營

殺敗雷銅　　飛使軍人

張郃又不出

次日張飛又去搦戰

蒙頭兩寨兵出

折了十餘人

雷銅急退蕩石

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

雷同驅軍士上山

郃又不出

次日令雷同又去山下搦戰

孔明笑曰　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

回見玄德說張飛飲酒　玄德大驚

玄德差人來軍前犒勞見張飛飲酒　乃問孔明

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張郃

飛就在山前扎住大寨每日飲酒

張飛等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

百般稅穢罵郃在山上亦罵

不知其心也
主公與翼德許多年爲弟兄
必被張郃所害
孔明笑曰
吾弟酔中
軍師何故反送許多好酒
玄德曰
吾弟自來飲酒失事
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之
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

可使魏延助
雖然如此
未見其實
乃賺張郃之計也玄德曰
孔明令魏延解酒
此非貪盃
則坐於山前辱罵傍若無人
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
近聞飲酒醉之後
非勇夫所爲也
今在陽渠
收川之時
義釋嚴顏

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於帳下
為左右羽翼只看軍中紅旗起
各引一枝人馬
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
且說魏延解酒
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

岑山坳寨爲左右援
下山坳飛寨
太欺我也
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
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
報上山來
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之有細作
令蒙頭溫石二寨軍
傳令今夜
邻日張飛
張郃自來

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到見是草人

但見張飛坐不動張郃

山頭擂鼓爲助直殺入中軍

張郃當先大喊一聲

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

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遥望

當夜張郃乘月色微明引軍

兩將殺退就勢奪了山路

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

挺矛躍馬直取張郃

睜圓環眼聲若巨雷

兩將

乃張飛

早到寨前一將當先攔住

急勒馬回帳後連珠砲起

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

方知張飛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

報入成都玄德大喜

張飛趕了一程

回得楊渠三寨

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敗走

百十餘合山上火起

郃與死戰

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

只得定計分兩軍離寨

却使人催督張郃出戰

緊要隘口不肯發兵救

汝不聽吾言强要進兵

到折了碙渠山

三萬軍已折了二萬

洪大怒曰

遣人間曹洪求救

敗軍回報張飛自來

張飛復回刺雷銅於馬下

兩軍齊出截斷回路

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銅趕來

正遇雷銅張郃與雷銅

就截住歸路當日張郃引軍前進

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

我明日先引一軍
何不將計就計
殺了雷銅又要賺吾
喚魏延商議曰
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
張飛不提郃又回如此三次
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

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
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
次日張飛引兵前進
與雷銅報警魏延領計
塞住小路用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
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
汝却引精兵於後
得伏兵出

山谷草木皆着
路截住放火燒山
不想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谷口將車輛兩
邊火箭射來
指望兩虎伏兵出要擒張飛
卻將後軍爲前復扎住營與飛又戰
引張飛過山谷口
卻且戰且走

自來兩邊
把軍退二十里
却和魏延引數十騎
攻打關隘不下
飛見不濟
却說張飛和魏延連日
收聚敗兵堅守不出
張郃大敗走上无口關
烟迷其徑兵不得出飛來衝郃兵

軍士連忙喚到馬前

休要驚恐好生喚那幾箇百姓來

百姓身上喚步軍分付

奪兎口關只在這幾箇

飛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

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望山源而走

哨探小路

見男女數人

百姓曰從梓潼小路
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
檜銛川人漢中還家去
今過蒼溪從梓潼山
聽知大軍厮殺塞閉關中官道
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
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

從小路面進魏延
飛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
我親自引輕騎五百出祥潼山
攻關後張郃可擒矣
汝可引兵扣關攻打
入寨中與了酒食便與魏延商議曰
飛大喜帶百姓
却是兎口關背後

為首旗開早見張飛
不知何處兵來卻自領兵來迎
關後四五路火起
披掛却待下山急報
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
扣關攻打
心中正悶忽報
却說張郃爲救軍不到

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

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

入南郡見曹洪洪見張郃

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

棄馬上山尋逕而逃

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等

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

字伯濟
衆視之乃太原陽興人也姓郭名淮
郤曰願往
吾保汝取葭萌關將功折罪若何
時有行軍司馬便教留人來見張郤曰
推出斬之
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

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
如不成功二罪俱罰
逕取葭萌關則牽動各處之兵
不可誅之
可再與五千兵
張郃雖然有罪
三軍易得一將難求
入見曹洪曰
曹洪從之
漢中自安矣

立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
大敗而回
引軍下關
孟達定要迎敵
知張郃兵來
守關將孟達霍峻
郃努力而去却說
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
與郃交鋒
霍峻只要堅守

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
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
不可取回帳中諸將內
鎮守關中是亦緊要之地
今翼德兵屯瓦口
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
聚衆將於堂上問曰
今葭萌關緊急

某雖老而膂尚開三石之弓

忠聽了白髮倒竪而言曰

漢升雖勇怎奈老矣非張郃之對手也

衆皆視之乃老將黄忠也

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

軍師何視人如草芥耶

不着翼德無人可當忽一人

忠曰老將嚴顏我兩箇
盤上硬弓連拽折兩張
取架上大刀抡動如飛
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
忠趨步下堂
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
渾身還有千斤之力何爲老耶

重師休爲兒戲
諫曰
今張郃親犯葭萌關
黃忠與嚴顏將行趙雲等
黃忠嚴顏雙建功
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
先納下這白頭
玄德大喜
同去成功
但有疎虞

到關上子孟達霍峻見了二老將来
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　却說黃忠嚴顏
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
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
何故以二老將軍當此大勢乎孔明曰
可以取漢中
若葭萌關一失
益州危矣若破張郃

嚴顏 到來

於關口山上豎立認旗

將兩把都認旗

次日 暗笑

張郃聞知黃忠

隨即交割了牌印黃忠嚴顏使兩箇軍人

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箇老的來

如此調度豈能用人

心中亦笑孔明

卻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尚敢出戰乎
黃忠出馬與張郃合戰
下關與張郃對陣
當日日中
兩軍各擺開陣勢
黃忠對嚴顏曰
年老
顧聽將軍之令
可建奇功以服衆人
嚴顏笑我
引兵擁戰

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
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
原來是嚴顏從小路
忽然背後喊聲
約戰二十餘合
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
吾手中寶刀不老
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

曹洪従之即遣夏侯惇
必投西蜀矣
就如監陣使不生餘外之心
可遣副將相助
又欲見罪
郭淮諫曰
倶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
黄忠嚴顔收軍入寨

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
韓浩曰我在長沙
足知老將
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爲助不可輕敵
問及軍情
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
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
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

若取得那箇去處其勢可破漢中

此時聚百萬糧草作爲久遠之用

山中乃是曹操屯兵積柴草之地

嚴顏曰　此去有山名天蕩山

連日哨探

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

今既相遇必當報讐遂與夏侯尚

黃忠無義老賊
遂引軍馬出營
韓浩來
韓浩在陣前大罵
皓拍馬挺鎗
聽知夏侯尚韓浩
自引一枝軍去了
却說黃忠
嚴顏聽黃忠說罷
正合吾意
可與吾如此如此
軍士自相離散矣
忠曰將軍之機

又收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

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

奪了黃忠寨忠又草創一營

各關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

黃忠力戰二將

來取黃忠

夏侯尚便出來攻

張郃羞赧而退　次日二將又戰黃忠

再休多言　看吾二人建功

據你如此膽怯　因此失了陽渠山

夏侯尚叱張郃曰　黃忠連退二日　於中必有詭計

郃來前寨諫曰　喚張郃守後寨

奪了黃忠營寨

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五陣見今退在關上
堅守不出
孟達暗暗發書
扣關下寨
黃忠
退在關上二將
連敗數陣
出將兵出
迤逦趕上次日二將
又敗退二十里二將

故差某來忠笑曰

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敗

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此來助陣何意

矯兵之計也

孔明

趙雲等未信玄德

孔明曰此乃老將

玄德慌問

小將軍看吾破敵

孟將軍搬糧草奪馬匹

今夜留霍峻守關

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也

奪其糧食馬匹

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

此老六騎兵之計也

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
二將各自逃命而走
人不及披甲馬不及備鞍
忽被黃忠破寨直入
盡皆懈怠
連日見關上不出
開關直下
原來二將
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

策馬先追

上卒相繼

可以暫歇

馬得虎子

忠曰不入虎穴

隨後面進劉封曰軍士力困

黃忠催軍馬

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

遺下軍器

連奪三寨寨中

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
乃糧草之所更接 米倉山亦屯糧之地
韓浩議曰
此天蕩山

到漢水傍張郃尋見夏侯尚
都扎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
背後追兵太急
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

與二將運夜投天蕩山來

就保此山張郃

夏侯德鎮守

我等宜往投之

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

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

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

倘若疎失是無漢中也

卻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
不可引去復取原寨
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
自相衝擊故棄了許多寨柵
軍馬突出勢不可當
誘到關下
見夏侯德
說黃忠用驕兵之計
又被老賊連夜追趕

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
川兵遠涉前來連夜疲困
有謀非止勇也
只恃勇耳
卻曰
夏侯德大笑曰
老賊不諳兵法
人報黃忠兵到
忽聽山前金鼓大震

昔日哲人順時而動
且宜暫息
紅日已西沉矣軍皆遠來勞困
忠大笑曰不然
知者
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
無不克也德分兵與浩下山
韓浩曰可借精兵三千擊之
亦不可料敵
且宜堅守

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
蜀兵大喊殺上山来
新浩於馬下
黃忠揮刀直取韓浩只一合
韓浩引兵來戰
是逆天也言罷
今蒙天賜奇功不取
反機而發

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
只等黃忠軍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
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軍埋伏於山僻去處
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
正遇老將嚴顏
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
火光冲天而起
上下通紅
忽聽山後大喊

法正言曰昔日曹操一舉而降張魯
聚衆將慶喜
捷音飛報成都見立德立德
嚴顏守住天蕩山
黃忠罵嚴顏去訖
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訖
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
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

主公親往征之
不勝國之將帥若舉大隊之兵
今料淵郃才畧
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變
操遂北還此非其志不進
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
平定漢中

則必可克矣
不因此勢

擇日圖漢中
趙雲張飛爲先鋒　玄德孔明起兵十萬
玄德深然之遂乃傳令旨
此蓋天與其時不可失也
下可以固守險要爲圖操之久計
上可以傾覆敵敵尊奬王室
平定之日廣豐積穀觀釁伺隙

今漢中定軍山
惟軍師獨知其能
今梁立奇功世之罕有
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
嚴顏到寨
厚賞二將
出葭萌關下營
令人召黃忠
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
傳檄各處令提備
時建安

善曉兵機

曹操荷托

非夏侯淵之本對也淵深通兵略

止住言曰老將軍故然雄勇

黃忠

便要領軍前去孔明

汝還敢取定軍山否

若得定軍山

陽平一路無足憂矣

乃南鄭之保障糧食之會源

替冏關將軍來方可敵得夏侯淵
人去荊州未可以勝夏侯淵也吾欲斟量着一
雖勝張郃
操不令他人守者　爲夏侯淵有將才也
而拒馬孟起　今又屯兵於漢中
爲西涼之保障　先屯兵於長安

首級納於麾下
三千人去
吾並不用副將只將本部之兵
立斬夏侯淵
軍師言吾老
及七十乎
何況黃忠未及不敢侵犯趙界
諸侯畏其勇不容
尚食斗米
肉十斤
忠奮然答曰
昔日廉頗八十

忠應諸

吾定一人爲監軍同去若何

黃忠只是要去

孔明曰

既將軍要去